



父亲的牵挂

■ 芦汉国

三年前，父亲骤然离世，我瞬间慌了神，满心都是茫然与无措。让我抱憾终身的，就是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此后的日子，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难以填补的“空”。父亲的电话号码还保存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备注依然是那个被我呼唤了无数次的昵称“老板”。我不忍心删除，总感觉父亲还在，他从未离开过我。

父亲这一生，被生活的重担压着。我小时候，家境贫寒，全家九口人，三代同堂，挤在汉口父亲所在工厂家属区的一间狭小的平房。全家的经济来源只有父亲一人的工资收入。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母亲只能四处做些零工补贴家用。

父亲出身农村，吃过无数的苦，却用他全部的慈爱，养育我们五个儿女，尽心竭力地孝敬爷爷奶奶。父亲勤劳肯干，一家人虽然生活拮据，但好歹没有饿过肚子。偶尔母亲会给父亲煮上一碗面条，对他来说，那便是难得的改善伙食的时候，是对他辛苦付出的慰藉。

1969年，国家发出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父亲毫不犹豫地带着全家老小，坐着“闷罐车”，来到丹江口市丁家营镇，投身山区建设。

从繁华热闹的大武汉，来到这偏僻的小山沟，一切都重新开始。每个星期天，父亲都会上山砍伐木材，再请人帮忙制作家具。下班后，他便忙着开垦荒地、种植蔬菜、饲养鸡猪，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由于住房紧张，他自己动手搭建了一间小平房，房子虽小，却解决了一家人居住拥挤的难题。

那些年，父亲没日没夜地操劳，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宽裕，却充满了温馨与希望。我仍记得，童年时，父亲累到极点，常常躺在床

上，口中喃喃喊着“我的娘哦”，那声音里饱含的疲惫与辛酸，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从小学到初中，每天天还未亮，父亲就早早起床为我准备早餐，一碗白米饭，加上一勺猪油、些许酱油，虽简单朴素，却满是温暖，只为让我能赶早去学校学习视唱练耳，上提琴课。父亲去武汉出差时，特意为我买了一把二胡。去丁家营火车站接他时，我内心的喜悦简直无法言表。

高一，我入选原郧阳地区中学生田径队，在丹江口集训，父亲特意赶来看望我。高三时，老师常常放学后留我继续练习演奏小提琴。父亲放心不下，总会步行几公里到学校接我回家。上大学后，每次离家，父亲都会给我装上满满一大罐榨菜肉丝，就怕我在外面吃不好。毕业季，看着别的同学陆续去各自的单位报到，父亲比我还着急，赶忙发电报催促我。

1985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茅箭区一所中学工作，父亲特意前来探望。那时条件艰苦，学校偏僻，我在学校所在的小山坡上的一家小饭馆和父亲吃了一顿便饭，父亲环顾四周，满脸都是担忧之色。我知道，虽然我已经成年，他仍放心不下我。

我结婚时，父亲为我打造了全套实木家具。后来我走上基层领导岗位，父亲的牵挂更是从未间断。他文化程度不高，不会讲那些高深的大道理，但每次打电话，第一句总是那句“你没事吧”。简单的几个字，却藏着他无尽的关爱。父亲的这份深沉的牵挂，也一直激励和警醒着我，不能行差踏错。

父亲一辈子勤劳善良，待人诚恳。我们家人口众多，却一直相处得和睦亲密，他对此格外自豪。尤其是我从山区教师逐步成



长为基层干部，父亲更是觉得我为家里争了光。逢年过节，一家人欢聚一堂时，他总是念叨：“咱们家在工厂里，名声一直都不错。”在工厂家属区，跟街坊邻居聊起自己这个小子，他的骄傲怎么也掩饰不住。

父亲的牵挂，是沉甸甸的责任，是默默地担当，更是毫无保留、不求回报的爱。父亲离开后，我才深深体会到，生老病死往往就在转瞬之间。在父母最需要我们陪伴的时候，一定要多给予他们耐心与关怀。因为时光匆匆，一转眼，或许就再也没有尽孝的机会了，只留下满心的怅惘和无尽的思念与牵挂。

作者系十堰市人社局退休干部

铭记父爱

■ 范本庆

清明在即，我特地从江城武汉回到离别了两年的家乡竹山县楼台乡。

在家乡的挡鱼河畔，有我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更有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父爱。父亲离世28年，我一直珍藏着那份沉甸甸的爱。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外地，每年清明时节，我都会来到父亲坟前，割去坟墓周围的杂草，清扫坟檐拜台，圆坟添土，插上鲜花，再烧几沓纸钱，默默地送上一份悠远的思念。

父亲离世那天是1996年农历四月初九。在此之前，我正在武汉参加培训。后来母亲告诉我，我培训出发前两天，父亲的肝腹水旧病复发。他不想耽误我参加培训，就故意瞒着我。直到我完成20天的培训结束回家，才知道父亲已经病危。

父亲离世的那天上午，我在乡卫生院给他买药，等我赶回家时，已是中午。弥留之际的父亲留着一口气，直到见到我，才安心地闭上双眼。我俯在父亲枯瘦如柴的身上，泪如雨下，悲伤万分。

父亲是一位农民，在生产队干农活时总是冲在最前面，再脏再重、再苦再累他都没有怨言。在大集体年代，父亲用双手养活了我们弟兄三人，经常累得腰酸背痛。长期的劳累致使他未老先衰，积劳成疾，患上了肝腹水。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患肠胃炎，面黄

肌瘦、弱不禁风。为了带我治病，父亲向生产队干部请了三天假，背着我翻越大山去乡卫生院治疗，我才得以脱险。为了弥补那三天损失的工分，父亲为生产队连做了三个大半夜的夜工。

因家庭困难，我不得不放弃高考，为此整日忧郁。父亲比我更难过，他不断地安慰和鼓励我。他多年没添新衣，把省下的钱拿出来，支持我报名大学函授学习，鼓励我发奋努力、自学成才。

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振作起来，开始自学，后来成为市县党报的通讯员，曾先后受聘于乡政府及县报社。同时，我还成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在市县文学刊物上常有作品发表，并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

父爱给予了我奋斗的动力。我家从土木房换成砖混楼房，从偏僻的山村搬到热闹的集镇。现在，我的儿子也长大成家，在江城武汉拼搏创业，还特意租了宽敞的房子，接我们老两口到武汉生活。

日子越过越好，我是多么渴望父亲能够与我们一同享受这份幸福啊！然而，这渴望只能化作一种思念、一种记忆、一种永远的牵挂。

铭记父爱，成为我清明时节必须回家乡的理由，无论我在哪里，都会风雨无阻。

作者系竹山县人，现居武汉市

莫非只能梦里见

■ 张霞

依稀记得梦里的炊烟
你在门口将我深情地呼唤
呼唤我回家
见面后你总是
怜爱地擦掉我脸上的泥点和汗

依稀记得风雨之中
你为我送的伞
你亲热地搂我到你怀里
我们快乐地说笑谈天

依稀记得过马路的时候
你把我的小手紧紧地攥
生怕一转眼
我会跑得不见

依稀记得每个生日
你总会给我一个惊喜
和一碗手擀的长寿面
里面有你
浓浓的祝福和殷切的期盼

三十多年
依然记得你的谆谆教导
你温柔的笑脸
三十多年
你在天上，我在人间
阴阳相隔
却阻挡不了我对你的思念

莫非我们只能梦里相见
共享天伦贪一次欢
莫非我只能以文字
寄托对你的哀思和想念

母亲
今天我又珠泪如线
莫非只能在梦里
你才能把我爱抚
把我温暖

作者地址：十堰市苏州路

